





時 Time之 洞Lair 穴

文/張鄧忻
Chih-Hsin Chang

從西門捷運站出來，順著人潮的方向走。站在峨眉街與西寧南路交叉口，對面矗立一座綠色的大樓。去年剛剛重新上漆，比從前的顏色更加明亮一些。面對街口的牆面上，掛著大大的「萬年商業大樓」紅字。兩側還有許多的小招牌，從前是冰宮，現在是電影館、包膜店。不管店家如何變化，我的目的地始終只有一個。

穿越路口，來到大樓下方的峨眉門。媽媽的錶店就在峨嵋門進入右手邊的第一間。萬年一樓最多的就是錶店，媽媽的錶店是最小的那間。雖然小，但在八〇到九〇年代，母親用這間小小的錶店撐起妹家。^①三角狀店面，兩側牆做到滿，一面放工具、資料和庫存品；另一面是玻璃櫥窗，第一眼就能看見色彩繽紛的 G-shock 列隊蹲坐櫥窗裡。轉角內側有一張小桌子和木頭椅，是整間店最隱密的位置，媽媽會在這裡用餐。上方有一個夾層，堆放暫時用不到的貨品。有一次，我的兩個孩子為了爭坐小板凳正吵得不可開交。「姐婆想辦法。」媽媽脫掉鞋子站上木椅，打開天花板上的夾層，竟撈出一張折疊椅。孩子們發出驚訝聲，媽媽的魔法完美解決一場紛爭。

面向走道這一側是 L 型玻璃櫥窗，正面擺著精工錶和台灣品牌手錶，側面則是卡西歐。另外還有一座較高的玻璃展櫃，座落在入口的轉角，主要擺放星辰錶。直到去年底，媽媽仍是星辰錶的代理商。這些手錶與玻璃櫃築成一座城牆，坐在旋轉高腳椅上的媽媽就像手錶之城的女王。

這座小小的城池充滿等待。媽媽等待客人，手錶等待主人，我等待媽媽。

父母在我兩歲時離異，爸爸不讓我去找媽媽。兒時有很長的時間，一年只能見媽媽一次。有時是姑姑偷偷帶我去，有時是繼母。再大一點，阿婆會拜託熟識的計程車司機載我去台北。好不容易等到見面那一天。我蹲坐角落，仰望和客人打交道的媽媽。每賣出一支手錶，她會趁空檔在橫條筆記本上註記錶款與售出的價格。

「再等阿姨一下喔。」媽媽回頭說。在這裡，不要叫媽媽。媽媽曾對我說。一等就是接近打烊的時候。她將錶店交給

店員，帶我快步來到西寧南路一間義大利鞋店前。鞋店的鐵門半閉，媽媽竟溜了進去。我微微低頭跟著媽媽走進，裡頭燈火通明，媽媽和我是唯一的顧客。老闆娘跟媽媽打招呼，拿鞋給我試穿。不到幾分鐘，我們提著大紙袋走出店家。西寧南路上半數店家已打烊。媽媽帶我穿梭半明半暗的街道，來到一間位在轉角的日式料理店。舊式木造建築，一樓攤車有一鍋關東煮，冒出蒸騰的白煙。我們沿狹窄的樓梯上樓，在窗邊的位置坐下。媽媽點了關東煮、生魚片、壽司和味增湯。望著滿桌食物，媽媽的臉上露出難得放鬆的笑容。除了一顆茶葉蛋和一杯黑咖啡，這是媽媽的第二餐。

忙碌的媽媽總也不老，就像金庸筆下的小龍女。不同的是，小龍女長年住在古墓，而媽媽身處人聲鼎沸的鬧區。媽媽學會講價，卻仍保有單純與固執。看電影時，只看卡通。說話直，有時不自覺傷人。她在這座喧囂的大樓裡鑿了一座洞穴，走進洞裡，看人來人往，流行更迭。

看慣台北人穿著的媽媽，老是嫌棄我的打扮。準備南下工作那年，媽媽帶我搭電梯上萬年二樓轉角的二手名牌包店。這間店約是媽媽的錶店兩倍大，面向電梯和走道全是玻璃櫥窗，展櫃擺滿各式各樣的名牌包。賣包包的阿姨留著及肩頭髮、畫妝，熟稔的跟媽媽打招呼，不像百貨公司的櫃姐那樣高不可攀。「這是我的女兒。」媽媽說。這是媽媽第一次主動對樓裡的人介紹，我是她的女兒。習慣揹後背包的我，對怎麼選名牌包毫無頭緒，最後挑一個還算堅固，附拉鍊的側背包。看起來普普通通的包包，竟要價九萬多元。媽媽刷卡買下，告訴我：「以後工作正式場合可以用。別人會用打扮來看你這個人，知道嗎？」說這句話的媽媽沒有名牌包，打扮隨性簡單。名牌包跟我來到高雄，因為太過貴重，只用一兩次就束之高閣。

多年後，我有了孩子，請育嬰假期間，用度並不寬裕。媽媽說：「反正你也沒在用，不如把包包賣掉。」這是我第二次跟著媽媽上樓，走進二手包名牌店，用同一個包包換了同等的錢回來。如果不是我身邊多了孩子，時空彷彿從來不曾前進。

媽媽的日子很固定。下班後，從萬年大樓穿過峨嵋立體停車場旁的小巷，再經過商店聚集的街道，抵達獅子林。搭電梯到八樓，穿梭在天花板低矮的通道，經過無數鐵門，每個鐵門裡都是一間套房，一個家庭。左彎右拐來到逃生梯出口處，有一道貼著小叮噹貼紙的暗紅色鐵門，那是媽媽的另一個洞穴。弟弟妹妹還小時，就跟著媽媽住在那不到十坪的空間。等他們長大後，弟弟想要自己的空間，媽媽把獅子林套房讓給弟弟，帶妹妹搬到另一個地方住。

弟弟不愛讀書，沒有工作，整日窩在幽暗的洞穴裡打電動。有段時間不見弟弟，再見他時，已在醫院，從此左半邊行動不便。弟弟開始復健，並在媽媽督促下到店裡幫忙。媽媽為他操過許多心，怕他被壞朋友帶去哪裡。沒想到弟弟大病後，重新回到媽媽身邊，跟媽媽一起守著小小的洞穴。像小時候一樣。

某次在台北過夜，媽媽讓我們一家住在獅子林套房。弟弟獨居時改變了原來房間的格局，但我記得最初的樣子。入門右手邊是廁所，左手邊有洗衣機和簡易瓦斯爐、大同電鍋，隔著實木衣櫃有張雙人沙發。沙發對面是木頭電視矮櫃，矮櫃後方是媽媽的雙人床。浴室不大，有個小浴缸。兒時來找媽媽，她興奮地拿出幾包不同產地的溫泉泡澡劑，問我想泡哪一種？我第一次看到這種東西，覺得新鮮又有趣。小時候很喜歡來西門町，除了可以看到媽媽，也對這裡的一切感到好奇。

我見過生意最好時的媽媽，忙碌歸忙碌，她對未來仍有憧憬。生意漸漸變差後，媽媽的樣子也越顯頹靡。我和堂舅勸她，年紀大了，不如把錶店收了，好好休息。媽媽不聽，執拗地相信下個月、明年，甚至隔年，生意會好起來。經過兩年疫情，錶店虧損，媽媽不得已賣掉獅子林套房變現。

我知道那個小套房對她的意義。幾年前，我以媽媽為原型寫了長篇小說《海市》。為了更理解母親生活的地方，我幾次緩慢遊走在獅子林與萬年大樓之間。獅子林大樓的牆面上有一幅藝術家謝孝德於1979年創作的壁雕「金珠聚鳳」，我在各色鳳凰往中心金珠群聚的畫面裡，看見了

母親。她在八〇年代初來到這裡，為了自己，為了妹家，日復一日往那看不清的未來努力著。

獅子林套房賣掉半年後，媽媽發現罹癌，末期。本來仍寄望錶店的媽媽第一次有了把店收起來的念頭。即使如此，病房裡的媽媽透過監視器隨時監控店內的情況。弟弟顧店，小舅回來幫忙，媽媽依舊是老闆娘，躺在病床上用虛弱的語氣指揮大家。以前，我常勸媽媽，乾脆把錶店收掉好好休息。但當媽媽真的準備收掉錶店，我卻感到頓失所依。失去錶店的那一天，可能是我失去母親的那一天。

以前，媽媽雖然不在身邊，但只要找到西門町，找到萬年大樓，就能找到媽媽。國中後能獨自搭火車北上的我，即使路不熟，也能靠問路找到媽媽的位置。媽媽與萬年大樓緊緊相繫，我不清楚萬年大樓是否能萬年，但媽媽可能無法守著她的錶店和這棟樓繼續依存下去。

自從媽媽頻繁出入醫院，不再出現在萬年大樓，來台北的我開始害怕靠近西門町。害怕看見明亮櫃台後方，沒有媽媽的身影。農曆年前夕，我先去陪媽媽，再去萬年找弟弟。一樓有幾間店貼著招租，弟弟坐在媽媽從前的位置上。我的兩個孩子熟門熟路走進去，小兒子把櫃檯後方當作遊戲場，大兒子打開折疊椅坐下，拿出背包裡的書來看。那是兒時的我等待媽媽下班的位置。

來來百貨沒有了。

獅子林的小套房沒有了。

輪到這間名為36度C的錶店。

小小的鑲嵌在萬年大樓一樓，媽媽三十幾年來棲身的洞穴。

❶ 妹家：客語，娘家。



萬年商業大樓

WAN NEN BUILDING

P. F. TSAI & ASSOCIATES. PLANNERS & ARCHITECTS

萬年商業大樓建成於 1973 年，由蔡柏鋒與陳昭武設計。1960 年代中期後，大型商場與百貨公司在臺北西門町一帶紛紛成立，見證了臺灣經濟起飛與都會消費文化的興起，自此迎來新的生活方式。圖片來源：國立臺灣博物館

頁 58-59 跨頁圖圖片來源：臺北市立美術館